

## 记忆深处

5月29日,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病逝,享年100岁。知悉马金凤仙逝后,我一遍遍地收听她的经典演唱,不由得潸然泪下。

可以说,很多做人的道理,都是我陪着母亲听马金凤的戏学来的。我出生的年月,电视还没有普及。我约莫四五岁时,第一次听马金凤唱《对花枪》。那时,家里刚买了电唱机,一张蓝色的圆形唱片,放上针头,就流淌出字正腔圆的豫剧戏曲。母亲不厌其烦地放,不厌其烦地跟着

学,做针线活的时候再将戏里的故事讲给我听: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姜桂芝,等了40年,等到了一个负心汉。那段“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”,唱得忧伤悲愤,又不失大家闺秀的善良大度,被马金凤表达得淋漓尽致。马金凤的声音甘醇干净,仿佛毫无瑕疵的美玉,能让做活的人忘记疲劳,苦恼的人放下烦忧,她用柔韧又朴实的声音,讲述荡气回肠的故事,又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,教会做人的道理:不学那贪荣华薄情的“老

罗艺”,又教育少年人(罗成)不能不问青红皂白“逞威风”。

马金凤演绎的每一个故事,都在我童年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《穆桂英挂帅》拍成了电影,36岁的马金凤美目如水,容光焕发。她演母亲时温婉端庄,换上“帅服”后立即英姿飒爽。“我不挂帅谁挂帅,我不领兵谁领兵”“我53岁又管三军”,百听不厌,每次听都能让人热血沸腾。在她的表演中,能让人感受到一股奋进的力量。

听《打金枝》的时候,我读

小学五年级,我从里面听懂了一个道理:女孩子哪怕在家里多么娇惯,到婆家也得尊重长辈;《花打朝》则让我看到一个爱憎分明、保护忠臣后代的“七奶奶”。马金凤演什么都倾尽情感,演什么都会让听众完全沉浸其中。

我们全家人都爱听马金凤的戏。从唱片到磁带,从VCD、DVD到老年听戏机、“小度”,只要“穆桂英”在,只要“七奶奶”在,母亲的日子就是快乐而满足的。

张叶/文

## 怀念马金凤

## 朝花夕拾

## 接受记者采访

1987年,我在石家庄市化工二厂计量能源办公室工作。我发现办公楼卫生间的冲水阀门经常处于常流水状态,造成极大的浪费,便设计、制作了自动节水阀。由仪表组的张国栋等人负责安装,节水效果不错。

9月的一天,石家庄日报社一位女记者来我厂采访。在办公楼卫生间,她遇到了一个难题——不知如何冲水,当下请教了本厂一名职工。此事引起了记者的兴趣。在厂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这名记者采访了我。我给她详细介绍了自动节水阀的制作原理、使用方法等,第二天,《石家庄日报》便刊登了《石家庄化工二厂用上了自动节水阀》的新闻报道。

此事见报后,不少机关、工厂、银行、饭店等单位纷纷来电、来信咨询情况,要求订货的、希望来厂学习的络绎不绝。看来,记者的报道比广告还有号召力。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)

## 难忘的党小组生活会

1963年春,我正在湖北当兵,我们连去外地执行施工任务,当时留守的有7名共产党员,三排副排长郝春喜担任临时党小组组长。
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郝春喜带领我们党小组在营房附近的水塘边过组织生活,突然听见旁边不远处的小周湾有人呼救:“救火呀!救火呀!”郝春喜说:“快!赶快去救火。”我们几个人急忙跑到小周湾,有的拿盆,有的拿桶,飞快地往着火处跑去。在众人的努力下,火被扑灭了。这时,生产队长周大林急忙说:“东屋里还有老婆婆没出来。”郝春喜说:“解放军战士,上!”说罢,他带头直往东屋里冲去,把老婆婆背了出来。

当时我们几个同志,有的

衣服被火烧坏了,有的手脚被碰伤了,每个人的脸上都很脏。周大林和群众叫我们洗脸,给我们拿出干净的衣服让我们换上。郝春喜说:“我们解放军和老乡是一家人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说罢,我们便回营房了。

回到营房,郝春喜说:“党小组生活会还没结束,明天是星期天,我们党小组不休息,3个人上山给着火户打柴,其余4个去他家挑水,打扫院子,修理房子,干家务活,把这个任务完成了,我们的党小组生活会才算结束。”

我们连在外地施工回来后,对我们留守人员进行了表扬,还给我们7名党员都记了三等功,团里开大会时也对我们的连进行了表扬。史学敏/文

## 幽默热情的连长

1961年夏天,20岁的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。从新兵连被分到老连队,接触到了我的第一任连长。连长待人热情厚道,质朴又不失幽默,深深地影响着我。后来,我从事武警工作17年,一直保持着质朴、热情的工作态度。

这年初冬,班长悄悄让班里的战士轮流到营房附近农民收获后的地里,去捡拾胡萝卜和红薯,夜里用饭盆煮熟了吃。有一天,大家正吃着捡来的夜宵,查铺查哨的连长突然进来了。得知夜宵的来历,连长紧绷着的脸放松下来,开颜一笑说:“捡来的,反正不是偷的,吃吧!我也来两根儿。”那时,部队的粮食定量很低,连长和我们一样,也经常吃不饱。

一天,全连战士对着靶子练习空枪瞄准射击,一阵风将靶子吹倒了。连长说:“谁的枪法这么准?把靶子打倒了。”我未假思索地回道:“神枪手在此!”连长说:“那好,你去把它扶起树牢。”在大家的笑声里,我虽然知道上当了,却愉快地回答:“是!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一次早操跑步,我不慎崴了脚。连长当天就买来几贴膏药,连贴三天,我就能下地活动了。不久,在连队的文娱晚会上,有个班演了个节目叫《大实话》。节目有好几段,讲的都是连队的好人好事。其中有一段唱道:“杨俊明,崴了脚,肿得像个面包。疼得夜里睡不着觉,连长送来了大膏药,小杨贴后能跑又能跳。”看到节目这么接地气,我和全连战士一起笑着鼓掌。杨俊明/文

## 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## 我们的价值观



天津人郑西法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## 图说往事

## 一枚珍贵的老校徽



我珍藏着一枚老校徽。这枚校徽制作于1956年,铜质,长方形,红底金边白字,上书“唐山十五中”5个字。

唐山十五中的前身是永平府中

学堂,始建于1902年。1904年至1905年,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在此校就读。1933年改称河北省立中学,简称河北省中学或老省中。1956年,因学校规模太大而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。高中部改称唐山一中;初中部在老省中旧址,改称唐山十五中,故制作了唐山十五中校徽。今年是该校建校120周年。1968年,我从唐山十五中毕业。

阳刚/文并供图

## 根治马颊河

山东省庆云县境内的马颊河,新中国成立前年久失修,堤岸破烂不堪。一到夏天雨水过量或流量加大时,经常决堤泛滥,受灾地面波及百里之外。最常决口的地方叫丁家口,故有“开了丁家口,淹到武定府(现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)”之说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不断对马颊河进行整治,但修修补补、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1960年又发生了特大水灾。1964年,中央统一部署,调动各方面的力量,根治马颊河:向外搬移河堤,拓宽河道。我以连工程员的身份参与了这一工程。

根治马颊河的工程,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。新堤用土都要清除杂草、杂物;每垫40厘米土层,就要用履带拖拉机碾压一次。碾压的质量需经质检员运用仪器测量,合格方能交工。质检员都是大学毕业生,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。河堤的坡度要求是1:1.5,大点小点都不能通过。我负责工程

的验收和计量,工作很较真,有时惹得民工不满意,得向他们耐心解释:这是国家的百年大计,千年大计……

为了方便民工干活,碾压工作要夜间进行。我要陪同司机工作到半夜才能休息,当然,我的工作和民工比起来轻松多了。即使这样,我还满嘴起了燎泡。

民工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一般情况下都是吃玉米面窝头和咸菜条,改善(吃白面馍)的时候不多,但他们干劲十足。工地上,班与班、连与连之间展开热火朝天的竞赛,你追我赶,奋勇争先。40天的任务只用了一个月就提前完成,整齐、高大、坚固的新堤矗立在我们面前。

1968年,在马颊河北面,人工开凿了德惠新河。两条河就像两条玉带,组成北方地区少有的“两河三堤”的独特风景。河水畅通了,近60年来,不但再没发生过水患,而且为庆云县增添了许多灵秀的景观。郑天峰/文